

228669



卷一
二
三
七
五
貴
字

卷一
二
三
七
五
貴
字

永樂大典



百
四
二



7
72
00
T.14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八百七十四

五

賁

賁卦三

六二賁其須

程子傳卦之為賁雖由兩爻之變而文明之義為重

其質也因其質而加飾耳故取須義須隨順而動者也動止唯繫於所附

猶善惡不由於賁也二之文明唯為賁飾善惡則繫其質也朱子本義二

以陰柔居中正三以陽剛而得正皆无應與故二附三而動有賁須之象

此為近而相得者也須之為物上附者也猶其所履以附於上故曰賁其

須也須如字字從彡水邊者非此說也及下同上附時掌反猶似遵反

陸德明音義見前王弼注孔穎達正義賁其須者須是上須於面六二當

上附於三若似賁飾其須也猶其所履以附於上與上同為興起故象云

與上興也都絮易變體義六二賁其須地賁之大焉也而又辭云爾者蓋

六以柔附剛自下附上而飾之以中正之德若須比上體以生而九三近

而相得則猶上體之於須焉。須之為物雖柔而下垂然陽氣外發而上達猶六二以柔順從上而有中正之德也。首至陽之體若元首之尊而須之所比以生猶九三之剛正而與六二近而相得也。大畜之義君以剛而止健臣以健而受畜不特止之而已入有養賢之禮焉。須比上體以生而能發生以滋養之之象也。故六二言責其須而變為大畜然因柔順比上飾以中正而在上之剛正者無收並畜與之同升故為責之大畜而與其本體異矣。王華叟音訓其須陸氏曰如字字從彡從水遵作非。晁氏曰按須與歸妹六三同今文作媼媼妻也。趙復齋說六二責其須與三皆无應相須成責祭節齋訓解在頤曰須須者附工之物二與上為剛柔往來之爻故附工為責而取須為象或曰須者附頤而生自然之責上四又有頤象故以須為義馮椅輯註致飾於其上之象占在象中須今讀趙汝楙輯問須待也。以卦言則二本下貪乎剛者也。以爻言則身處乎下无可責者未免少須以待九三是殆不能責人亦无所受責者也。陳深讀易編二離體文明而中止為責之主在頤曰須附工之物上四又有頤象三即頤下頤也二猶須附頤而生自然之責也。二陰柔三陽剛俱无應故二附三而動剛柔相責責其須也。陳普解自三至上頤象二須象也。處下守位動止

隨上而已不在己。蓋守分重能。安靜而不自用者也。下易東家義。須。賤妻之稱。天文須女是也。六二在下。无應妻之象。當賁之時。受賁于上。為賁其須。以象象言之。二爻互兌。兌為妻。須女之象。卦自泰來。二本互兌。兌亦妻也。得六自上而來。遂成離。是妻之受賁于上者也。上苟不動。二豈受賁哉。故釋象曰。典上興也。然二既成離。守中居下。雖受上賁。而不過為綠衣黃裳之飾。則能不失其分。而文在其中矣。先儒多因賁其趾。而謂賁其須。為願下之須。以三至五。有願之象。非不可通。但於歸妹不合。且以須賁願。非賁其須。故不取。或問願下之須。與趾為類。何以不取。曰。賁于丘園。亦與趾類乎。此又取自上而來。賁下之義。吳澄纂言六二。六居第二。畫為賁之大畜。賁其須象也。三四五上。背願六二在願下。須之象。須之是者。生而美也。美由中出。不做外飾。六二柔麗乎中正。固有其美。如須之賁。非有侍於外物而賁者。然陰柔不能自動。必附麗於陽。如須雖有美。必附麗於顴也。六二卦之主也。以一柔來文下卦之二剛。初九自賁而不受。六二之賁。柔六二既自賁。又附麗於九三。而為九三之賁也。吳澄纂言外。異須。賁二。賁其須。賁三四五上。有願之象。六二在願下。須之象也。俞琰集說六二賁其須。二无應而比三。三亦无應而比二。故與之相賁。賁以柔來文。

剛故亨。文當從質。非質則不能自飾。雖必從陽。非陽則不能自進。六二純柔。必待九三之動而後動。故曰貢其須。須待也。六二蓋得文明以止之義。象胡一柱。纂註程子曰。須。隨順而動者也。動止惟係於所附。胡炳文通文自三至上。有順象。二在順下。有須象。本義以二與三皆无應。故二自附三而動。如須附順而動。二柔中止。三剛正得而附矣。童真卿會通。朱子曰。二在順曰須。在口曰髥。在頰曰髥。三至上有順體。二在順下。須之象。二三剛柔相資。責其須也。夫文不虛生。須生於順。血成則須滿。血衰則成耗。林氏采曰。須所以責其順也。齊履謙本說。須待也。二柔在內。有待而責者。梁寅。泰義陰巽於陽而成章者也。六二自坤之上六未居離之中。固為文明之主者。然其責飾也。必附三而動。故曰貢其須。須附順而生者也。責上四爻。外實中虛。有順之象。故三取象於須也。或曰。須需也。六二文明中正之賢。能責飾其行。以需六五未早之聘也。

象曰貢其

須與上興也

程子傳以須為象者。謂其與上同興也。隨上而動。動止唯繫所附也。猶加飾於物。因其質而責之。善惡在

其質也。卜子夏傳六二貢其須止與上興也。得其三而為文。若須之附順也。柔而位卑。依剛以為文也。李鼎祚集解。侯果曰。自三至上有順之象也。

二在順下須之象也。上无其應三亦无應若能上承於三與之同德雖俱无應可相與而興起也。張橫渠說責其須起意在上也。蘇軾傳六二龍陰於二陽之間初九有應而不受。九三无應而內之无應而內之者正也是以仰責其須。須者附上也。與之興也。楊龜山經說離巖也。陰巖乎陽也。二雖為文明之主然以陰巖陽而已其為責也不能為有不能為无有須之象也。須附順而生與上俱興者也。陳了齋說須需也中而與上故與張紫巖傳文本於質實喪文安施聖人著此象。復世猶有顛沛未流者夫須譬文求感儀足以藻飾治具而才德俱弱不能自立以有為于天下者九三臨乾剛德且變三有順體二待以興曰責其須。先王用人先道德後文藝謂其待人而興不能卓然自立于當世也。二自坤來文乾之剛且位居離中。有附巖象而其巖正曰與上興。惟柔中是以得所巖而興第非剛德其質不足以自為耳。吁。不有剛健為實之君子其何以行于世而救文勝之弊耶。解雍解先人曰。安定先生謂須待也。君子之道不可以躁進也。蓋上下相文之時六二以文明而巖乎下柔順中正无私无應靜而有待物必致。有款飾者雍曰。以玉輔剛之清渙猶以須為上附之物獨安定以為須待然復責之六二可得而言也。六二文明之主也有待而興智之事也。然其

項也乃所以為貴。與上興者柔而无應故須。元三剛為之體則可與於君矣。李元讀易詳說項附於順頤一身之中為最顯此貴飾之出於自然者。二比於三同體者貴須不能自立隨質而動得所巽則相持而成蓋文質之相須非能有所加損也其動作皆因其所附之質耳故象曰貴其須與上興也。朱漢上傳二言貴飾之道毛在順曰須在口曰髭在頤曰髻三有順體二柔在順下頤之象二三剛柔相資貴其須也。夫文不虛生學之須生於順血盛則榮滋血衰則減耗非增益為之飾與上興也與相與也二三相資而成震起也柔道上行有興之象是故冠弁衣裳黼黻文章雕篆刻鏤玄黃之飾因其有尊卑貴賤之實而明之實既不同其文亦異不豐不殺惟其稱也。蘇子成曰質而已矣何以文為不知文待質而後興也。曾程易稱言養山郭氏曰六二安定先生謂須待也君子之道不可以躁進也蓋上下相文之時六二以文明而巽乎下柔順中正无私无應靜而有待物必有致飾者夫待而後應與上同興夫何咎焉不曰吉山初无失得故也。易說所引橫渠先生曰龜山楊氏曰白雲郭氏曰凡前後張橫渠說楊龜山經說郭雍解李衡義海保要上无正應未可以往與九三合志同心以興起也。胡須待也三與已從俱得其貴故曰貴其須也。故貴

之一卦。柔來文剛在於六二。須坤之上六。來而成文。故曰畜其須。與上興也。說。所引王弼註。卜子夏傳。見前。揚萬里傳。士有待而復發。來有不待而發。士有求而不應。來有不求而應。非珍身也。珍道也。珍吾道。猶濟吾道。而況貶吾道乎。六二主一代文明之大任者也。遠自坤之上六。患然而來。以佐興文明之治者也。然非六五文明以止之。君有化成天下之文。象中正柔順之志。以求六二之飾己。六二肯輕就乎。故曰畜其須。須。求也。亦待也。意興於上。吾與於下而已。與許也。故曰與上興也。下有禮樂之謀。而上未遑。君子惜其不待求而發。上有禮樂之問。而下无對。君子恥其求而不能應。雖然。寧耻房杜母惜賁。賁。房杜不能。必有能者矣。至曰未遑舉吾道。而委諸溝渠。惜也。知易之責。未知責之須也。林東萊解六二。坎也。以陰居柔。而在下卦之中。上无其應。而承九三之離。故曰責其須。須。血之餘也。坎為血。故有須象。六二與九三相賁者也。上附於三。有須附順之象也。須也者。所以畜其順也。傳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无九三之賁。則六二之文无所施矣。虎豹之鞶。猶犬羊之鞶。无六二之文。則九三之賁亦奚為矣。故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子曰。責其須。與上興也。須附於順。隨上而興。六二九三之象矣。揚慈湖傳六二。柔不能自立。依剛

而立。亦猶頤不能自興。從頤而興。九三一陽在上。有頤之象。六二獨而附于下。有頤之象。六二離體自知也明。故能依九三而成貴。其有不度德。不量力。妄欲以弱才獨任。有覆餗之凶矣。六二雖先吉。亦免凶。自知之明也。李海庵詳解頤。待也。二為離之主。文明之至者也。二有文明之德。而自居於陰柔之地。含章不露。有所待而後發。上之人有以致之。而後為之興起。夫豈肯浮躁暴露。以苟求於人哉。但夷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閒。文王作興。而遂有孟歸乎來之嘆。此與上興之義也。蔡節齋訓解象曰。貢其須與上興也。上謂上爻也。或謂上四爻。為椅賴。註貢其須。六二象占。與上興也。上去聲。謂九三興起也。如須傳頤而動。為椅賴。傳六二貢其須。文從水邊者。非或謂今文嬌。嬌。晏也。然又義難通。或引歸妹以須為專。須之義。謂離之二陽待二來貢。於又象雖通。而孔子與上興之意。又不相合。要之一字。而二義不必遽就歸妹以為之說也。賈曰。與上興也。王輔嗣曰。得其位而无應。三亦无應。而此為近而相得者也。須之為物。傳上者也。程可久曰。來初為逆。王景孟曰。初舍二。以赴五无應。近傳於九三。可以相貢。自三至上。有頤象。林黃中曰。上傳於三。須傳頤之象也。須也者。所以貢其頤也。揚中立曰。離。麗也。陰麗乎陽者也。二雖為文明之至。然以陰麗陽而

已有須傳頤之象焉。李氏曰：陰之嫌陽，正在於二。唯六二重陰而善艮，必上傳於九三之陽，以致其飾。頤者柔而上傳於頤，以為飾文有專之義者，以其有待而後興也。古人用字，往往聲同則義通。此說無專待為義，然則引歸妹以頤為難者，可以解其惑矣。卜子夏曰：柔依剛以成文。象曰：陰不自能明也，得陽而後明。柔不能自立也，得剛而後立。下不能自興也，得上而後興。陰艱乎陽，二寔依三而興。然柔來而文剛，則二乃貢三者也。須傳於頤，而所貢在頤，須所以貢順，順非能貢頤也。大抵一陰艱二陽為文明之象，交相貢者也。然離性炎上，故初舍中而從二，舍初而貢三。

右明象占

田疇學易踐徑 貢六二 貢之大畜

一

下五卦
上五卦
爻

一

離下 二居五卦變兌之下兌

艮上 為妾頤之象 上五卦

一

下五卦
上五卦
爻

一

乾下 震為動 二附乎震而動

艮上 為與上興之象

六二貢其頤，上與上興也。或者因王輔嗣以頤為鬚，皆從其說，不知貢其頤，即歸妹以頤之頤也。天官書：頤女四星，賤妾之稱。織女三星，天女也。陸

震曰天文織女賁須女賤則須為賤妻可知賁其須是賁飾其賤妻者也
 歸妹六五又辭曰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蓋君尚德婦尚
 飾賁其須以容飾為尚者也故序小星之詩者曰惠及賤妻連御於君其
 詩曰肅肅宵征夙夜在公鄭氏箋云謂諸妻肅肅夜行或早或夜在於君
 所以次序進御者凡妻御於君不當夕此又以六居二居坎之下乃陰之
 得位而在下者也變為乾兌乾君也兌說也說於君者也是以夫子釋其
 象曰與上興也夫夙謂之興夜謂之寐御於君而不當夕則興而不寐矣
 所以六二變坎之夜為兌之夕故曰賁其須與上興者以此卦變大賁賁
 飾其須君之所畜也魏了翁集義藍田呂氏曰須以柔附其上為上之賁
 者也五峰胡氏曰六二文明賁之主其質陰柔隨質之善惡而賁之耳
 政不能變其質也如叔孫通制禮儀因漢高所能行者而已東萊呂氏
 曰六二大凡有本則有文夫人之須不離於頤頤文生於本元本之文則
 不足貴所引橫渠先生曰龜山楊氏曰漢上朱氏曰見前張橫渠說揚龜
 山經說朱漢上傳鄭汝諧翼傳二以一柔而處二剛之間二剛皆賴其賁
 然陰柔而貳其賁則非義矣故二當賁其須須與上興謂賁三也柔之文
 剛不能加乎其質故以取義其不賁初而賁三何也初已應四二不必賁

之矣三則上无其應二所當貢也趙以夫易通初為趾二反曰須何也蓋五乃輔頰之位以柔居之須之象也二用而剛往合乎五貢其須也動而得應與上興也彖言小利有攸往此又也壯于頄解而拇皆以應又取義易破總義下卦離體離之言樣者正在六二蓋二以一柔退處二陽之中有待於上而後行故言貢其須易之言須者皆須待之義蓋九三之陽剛在上有相貢相需之象故曰與上興也與上興則剛柔相濟不輕於所舉庸可怨也執陽濊四尚易通潘氏曰須需也柔不能自奮正不肯妄求脩飾其德以須時用待文王而後興者也愚得之師曰二又貢之大畜六二為文明之主自上而來艱於二陽之中已有蓄止蓄積之象所蓄大則所貢者愈大矣然我待貢者也上興則我興之興上興有不家食吉之義愚曰二為文明貢之主也五方貢丘園之束帛有意於下聘二之貢須求也待也惟有席珍待聘而已此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必待成湯三聘而後幡然而起者二目坤上六來為一代文明之佐是欲與上興起文明之治故曰貢其須與上興也按諸儒須有二義初九為趾以人身推之則須為順之順隨者但三四五皆无近取諸身之象不若須需之義為慢蓋須有君臣相須之意與者君臣上下之相與也所引履處陽

氏曰見前陽為里傳趙汝樸解開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剛柔交賁者又
 之情也剛必上賁柔必下賁者卦之義也二雖須三而三終不下賁亦姑
 與上同興而已交不以正故不言賁而言興徐樞直說六二賁其須止與
 上興也須待也上无應切迫於三不肯屑就但以道義賁飾其身待時而
 動也象言與上興者猶待文王而興也姑分適史証類指龜賁飾之時獨
 不能也六二中正而應九三而无應迫而志同相得也二附於三飾上也
 故曰賁其須也方之古人如嵇康結任安志同位異千里相思時一往為
 古之稱賢也張應珩解須賁也卦有願象六二處願之下為鬚六二所賁
 者九三鬚之所附者願下故云與上興也興動也九三互震為動蘇起翁
 讀易記六二主文明之大臣而六五非應由是賁其須為須待也賁飾吾
 身以待時時至則與上作興時之未至則寧須以待之卦爻乾與上興也
 二三四互坎坎險不可行須也卦爻大畜畜止也亦須也或謂須豈小利
 有攸往之義不知往豈速往須待而興上皆與往則利矣陳深讀易編象
 曰賁其須與上興也二柔无應附其上三剛而興則剛柔相文也丁易來
 象義六二受賁於上以卦變言六自上而來者也上苟不動二豈受賁哉
 改曰與上興也鄧時圖說六二賁其須上與上興也天文所麗日月眼目

地文所麗百穀草木人文所麗百曉須髮夫人之須髮亦猶地之草木也
六二貢主柔文順下坎為髮附于順下頤也故曰貢其頤貢之上九乃天
文也分剛上而文柔也故上九止之我亦止之上九與之我亦與之人文
隨天剛柔相與故象曰貢其頤與上興也吳澄纂言象曰貢其頤與上興
也程子曰頤隨順而動者繫於所附與上同興也俞琰集說上謂九三在
其上也九三質也文待質而興此六二所以待九三之興而與之俱興也
興起也李簡學易記六二貢其頤止與上興也六二以文明中正為一卦
之主將以文明之道貢天下者也五居君位而不應不應則不可以有為
矣頤待也有待而興智之事也然其頤也乃所以為貢歟與上興者謂與
三相貢而起也朱安定曰當侯庵語李恕易訓二貢之主故言貢道凡貢
飾於物者不能大變其質如人頤然動止像頤不像於頤蓋頤不自起隨
上而起也保八原旨六二陰柔處於離中文明之君子下卦之主也貢
其頤頤即此需待也脩飾貢道待時而行也二雖當位而无應故以文明
脩其道待上求而進之其成治貢之功也象曰貢其頤與上興也君子
體而用之隱居待時故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耳胡震衍義六二貢其頤
止與上興也頤隨順而動者也六二當貢飾之時居離明之位柔順中正

三以陽剛得正皆无應與故二附三而動有賁頤之象是二有文明之德以賁飾其從人之道也。二之從剛而動猶須從順而動也。從剛而動必以賁言者二之從三非邪言邪說而文其徇物之過也。非今色是恭而文其悅人之容也。有仁賢以為汲引則從之有尊貴以為應援則從之不然子救之從適以為樂止子之辱猶子之主雖得衛卿祗以自污爾象曰興工興也六二為離之主有中正之德則其興工興者有所賁有離明之質則其興工興者有所賁六二君子其得賁道之盛歟安定曰須待也君子之道不可以躁進蓋上下相文之時六二以文明而麗乎下柔順中正无私无應靜而有待物必有致飾者夫待而後應與上相與夫何咎焉不曰吉凶初无得失故也潘氏曰柔不能自奮正也不肯妄求脩飾其德以須時用待文王而後興者也張清子柔註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潘氏曰須需也二居文明之中而上无應援柔不能自奮正不肯妄求脩飾其德以須時用待文王而後興者也進齊曰須附順而生者也賁上四爻外賁中虛有頤之象六二柔順无應而上比九三故依附九三之陽以為之主乃賁飾其頤下之須者也二才柔不能自興隨三而興亦猶須之附順而動者也故曰興上興也愚謂六二自坤上六而來居離之中為賁之主

能佐興文明之治者也。須者待也。與者許也。三與五本无應義。亦必須待。六五柔順之君。下求六二文明之臣。加以束帛之聘。然後許其君。以作興貴治之功。此六二以待聘而為光貴也。所引十夏曰。龜山曰。見前。十夏傳陽龜山說。趙珪解六二貴其須止與上興也。二中正文明之盛。所以貴者。皆是自然。而然譬須生於順。自主之飾。不假為也。傳曰。美須長。太則賈須為身。飾之美。觀二之文。飾出於自然。必待五位之君舉而興之。則賈道得行。象云。興上興是須。不自興。隨順而興也。陳應潤又變易經。男子與婦人異者。唯須與髻耳。六二變大畜。下卦為乾。乾為首。須文來之。貴于首。年之壯矣。二居臣位。有大畜之才。必有威嚴勇敢。以畜君。如唐刺史張巡之怒。須髮輒張。忠勇之氣。見於須髮。諸葛亮稱關羽之才曰。並起鰲彭之族。皆不及髻之絕類。離群也。蓋羽之須髻。美而勇。故亮以髻稱之。唐中宗時。宦官用事。雍州刺史盧從一見无須者。必曲加承接。呼時至于此。天下可羞。士君子文來之。見于須者。年之壯矣。時之可以任矣。與上興者。待上之時召而興人。君聘賈。蓋亦求其大文夫者。孟起雖超字燕。而布彭彭超解蒙精蘊大義。先儒曰。柔依剛而成文也。有本則有文。夫人之須不離於頤頤。文生於本也。无本之文。則不足貴。蒙謂動止唯係於所附。此貴之

所以不能變其實也。聖人以二為貴主。故主言貴道。郭氏解六二貴其須。須有待而後可行也。象曰。貞其須與上與也。與上與者。反須之義也。上句與之興之以興何須之有。貴清之儀。安貴之一卦。柔來文剛。在於六二。須坤之上六來而成文。故曰。會其須與上與也。上无正應。柔可以從。與九三合志。同心以興起也。所引自三至上。

九三貴如濡如。永貞吉。

以下二條見前。寧鼎作泰。解為得。程子傳三。慶文明之極。與二四二陰間處相貴。貴之成者也。故云。貴如。如。辭助也。貴飾之成。光彩潤澤。故云。濡如。光彩之成。則有潤澤。詩云。鹿濯濯。永貞吉。三與二四非正應。相比而成相貴。故戒以常。永貞。永貞者。飾也。貴飾之事。雖平常也。故永貞則吉。三與四相貴。又下比於二。柔文一剛。上下交貴。為貴之成也。朱子本義。一陽居二陰之間。得其貴。而潤澤者也。然不可溺於所愛。故有永貞之戒。王弼註。處下體之極。居得其位。與二相比。俱履其正。和合相潤。以成其文者也。既得其飾。又得其潤。故曰。貴如。濡如也。永保其貞。物莫之陵。故曰。永貞吉也。濡如。史反。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重言永貞吉。三本卦益。陸德明音義。見前三何註。孔穎達正義。貴如。濡如者。貴如華飾之貌。濡如潤澤之理。居得其位。與二相比。和。